

А. Лукин Дм. Поляновский

СЕДОЙ

据莫斯科《ЮНОСТЬ》1962年4—6期译出

灰 头 发

【苏】阿·鲁金
德·波尼亚诺夫斯基 著

刘 德 星 译

责任编辑：常 青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

1986年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149,000 印张：7.75 印数：1——4,200

统一书号：10109·2003 定价：1.10元

新书目：86—22

目 次

赫尔松来客.....	(1)
夜谈.....	(9)
开始.....	(15)
情况突变.....	(21)
佐罗塔连科的“外甥”.....	(27)
第一个接头地点.....	(33)
在卡尔金娜太太的地窖里.....	(40)
另一次夜谈.....	(50)
审查.....	(56)
拉虎巴起程.....	(65)
海滨小屋.....	(72)
在列车上.....	(81)
草原夜宿.....	(87)
涅契坡宁科及其喽罗.....	(95)
“纯洁的小鸽子”.....	(102)
在“德涅斯科”小饭店.....	(114)
加林娜·李特维林科.....	(123)
在贝奇卡村.....	(136)

密室定计.....	(146)
重返敖德萨.....	(153)
火焚粮仓.....	(162)
各自奔忙.....	(170)
涅鲁巴村的会谈.....	(179)
地道里的一幕.....	(185)
涅契坡宁科的礼物.....	(199)
走私犯.....	(211)
落网.....	(223)
宾捷雷冒险家的下场.....	(231)
尾声.....	(236)

赫 尔 松 来 客

由尼古拉耶夫到敖德萨港口的一艘渔船靠岸了，船上走下一位又高又瘦的小伙子，他瘦削的面孔被途中的海上骄阳晒得黝黑，看样子他既象一个农民，也象一个到敖德萨找活干的工厂工人。他身穿一件饱经世故、过于肥大的旧西服。头戴一顶遮阳帽。脚穿一双在当时认为很阔气的、沉重的牛皮长靴。手里拿着一个小小的旅行袋。

年轻人与渔民告别后，便穿过港口的庭院走去。

敖德萨港口的四周是一片废墟。风从倒塌的仓库那边刮来阵阵黄沙，老鼠在瓦砾中窜来窜去。

在被破坏了的跳板旁边，弃置着没用的大轮船，黑糊糊的一大片，死气沉沉地浮在水面。港口里惟一还有生气的船，是一艘低矮的牵引小火轮，它正绕过设在半圆形防波堤支柱上的灯塔，海水在打有补钉的破船旁翻腾，烟囱冒着黑烟。被烧毁的系缆索的木桩，首先被烈火舔净，尔后又经海浪冲

刷，就象上了漆一般地发光，木桩上孤零零地蹲着几个渔民，他们依靠在透明的海水中捉鲑鱼来维持生活。

年轻人经过一排排的空棚，走出了港口。他沿着宽大、洁白、往上变得狭窄的包捷木金阶梯的大道来到了尼古拉耶夫大街。从这儿开始，敖德萨是另一幅景象了，这是美丽的、充满阳光的城市。每幢房屋正面都有带螺旋栏杆的阳台，它们由塑着各式男女雕像的柱子支撑着。大街后面是大海，闪烁着耀眼的光芒。洋槐盛开，白色的玫瑰色的花朵比比皆是，它们那纤维状的阴影铺满了地面。

然而，这幅美景却显得多么枉然无趣啊！

这个外地来客沿着石板人行道走着。他看到的是马路边下水道流出的污水，去年秋天留下的腐烂的树叶和橱窗紧闭的商店。他斜眼打量了过路人的面孔，遇到的是阴郁的、饥饿的目光，他不由得皱起眉头，赶忙扭过脸去。他不时碰到愁眉苦脸坐在地上晒太阳的农民和一些从灾区逃荒来的难民。

敖德萨曾经是一座富裕的城市。但是使它富裕起来的是港口，而不是土地，城市四周是一片干旱缺水的草原。外国干涉者破坏了港口，夺走了一切可用的船只，于是饥饿笼罩了全城。

外地来客并不向任何人打听道路，他在一个十字路口看了看街道的名称，就满有把握地拐了个弯，一直往前走，越走越远，直到荒凉的郊区。

在一条没有铺砌的、寂静的小胡同里，有一所低低的两层楼房，房屋下层的窗户几乎与地面一般高。透过房屋墙壁那斑斑剥剥的石灰，可以隐约地看出里面的石灰岩，这是敖德萨的石头，市里所有的房屋，无论是穷人还是富人的，都是由这种石头造成的。

年轻人走进这所又喧哗又肮脏的大杂院，这种院子在敖德萨的市郊是很多的。院子里是一排开了好几道门的房子，有如军营一般。屋子上面是露天晒台，好嚷嚷的主妇们正在上面忙碌着。晒台柱子间的绳上晾着湿淋淋的内衣。

来客刚在门口站住，往里张望一下，立即有人向他吆喝起来。门旁椅子上，坐着一老一少，老头满面皱纹，身材瘦小，他身穿黑色上衣，头戴一顶又旧又破的小礼帽。年轻人肥头大耳，头发火红，穿着一条肥腿裤和一件前胸满是油污的淡青绸衬衣。

“请问，您找这儿的哪一位？”老头问道。

“彼德·西列斯维琴科，”来客回答，“他住在这儿吗？”

“西列斯维琴科，”老头重复地说，脸上毫无表情，“他想见西列斯维琴科，你听见了吗？别佳？……西列斯维琴科成了个大人物啦，每天不是这个来找，就是那个来会。你觉得有趣吗？”

别佳不清不楚地嘟哝了几句，噘起嘴，向着跑来的一只猫狠狠地吐了一大口唾沫。

“很想知道。”老头继续说，“您为了什么大事来找西列斯维琴科？您与他是一个股份公司的吧？也许你们一道建立了苏维埃政权？”

“我和他是亲戚，”来客皱着眉头回答，“我是他的内弟，从乡下来的。”

“从乡下来的，”老头又重复地说，“他说，他从乡下来，听见吗，别佳？要不然，我还以为他是从巴黎来的哩！”

别佳断续地笑了两声，那声音就象嗓子眼里呛了什么东西似的。

老头摇摇头，似乎来客引起了他的极端悲痛的思绪一样，说道：

“喏，在那儿跑着的是巴什卡，您亲戚的皇太子，我的这双眼可看不惯他。喂，巴什卡！”

院子里有几个孩子正在玩羊拐子游戏。一个动作伶俐的赤脚小孩闻声转过身来，他约莫十一、二岁，身穿一件斜领衬衫。

“您找我们家吗，叔叔？”

“你是西列斯维琴科家的吗？”

“是的。”

“正好，我要到你家去。”

巴什卡把棍子扔给孩子们，走到来客身边。

“瞧，长大啦，”来客微笑着说，“认不出啦！”

“是个漂亮的小伙子！”老头用手肘推推别佳说。

“爸爸在家吗？”来客问道。

“在家，走吧，叔叔，我给您带路。”

西列斯维琴科住在紧靠大门旁的第一层。巴什卡打开房门后，叫道：

“爸爸，有客到咱家来啦！”

来客沿着窄窄的梯子，走到下面又矮又黑的屋子里，里面散发出一股子刺鼻的金属粉末味儿。靠里面的窗边，放着一架旋床，一个穿工作服的瘦长、驼背的男人迎上前来。

来客脱下了帽子。

“我从赫尔松给您带来问候。听说，可以在您这儿过夜，或是住上几天。”

“要是从谢尔盖·瓦西里叶维奇那儿来的人，可以住下。”

“我是从瓦西里·谢尔盖叶维奇那儿来的，”来客纠正主人的话^①。

“要是从他那儿来的，可以住下，”主人笑了，“请进，同志，请坐。”

主人立即变得殷勤起来，把凳子往前挪挪，用袖口拂拂小饭桌上的灰尘。

来客坐下，摸摸浅灰色头发，打量了一下四周的陈设：一张桌子、两张铁床、一架旋床、几张凳子和一个歪斜的柜子。

“我们的家具，您自己看到了，是些多么破烂的东西。”西列斯维琴科说。

“这些足够我用了，”客人挥挥手说，“我是不是挤着你们

① 主人故意把名和父名颠倒来说，这是他们的接头暗号。——译注。

呢？”

“怎么说得上挤着我们呢？”西列斯维琴科回答说，“完全挤不着，我们能够出点力感到很高兴。您放心地住下吧。睡觉也在这里。怎么称呼您呢？您的名和父名是什么？”

“就叫我阿列克谢好啦，不必称呼名和父名^①。”来客说，立即称对方为“你”，并提醒主人说，“我是你的妻弟，忘了吗？”

“不，没有忘记。叫阿列克谢就叫阿列克谢吧。而我，就是彼德，彼德罗夫的儿子。这样做，是为了记得清楚。阿列克谢，你梳洗梳洗！我得去跑一趟，他们说过，你一到就马上去报告。这是巴什卡，我的好小子，你别看他年纪还小，可是不喜欢多嘴多舌的……”

“明白啦。”

西列斯维琴科披上一件红军大衣改做的短上衣，从墙上取下鸭舌帽，叮咛儿子，叫他别忘记了给客人弄点吃的，然后匆匆走了。

叫作阿列克谢的来客，等主人走后，关好房门，问道：

“巴什卡，在院子里和我说话的那两个人是干啥的？”

“他们住在这儿，老的一个叫比谢茨基，”巴什卡解释说，“叔叔，您知道他是干啥的吗？他专同小偷来往，他们把贼货交给他。另一个叫别佳·查查。这儿大伙都怕他。他呀，叔叔，简直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鬼！”

“是吗？”

① 俄罗斯人称名和父名是表示尊敬。——译注。

“真的，您听说过米什卡·雅朋契克匪帮吗？”

“听说过。”

“这个别佳和他们是一伙呢！”

“是这样……”阿列克谢看着巴什卡略带雀斑的翘鼻子，沉吟了一会儿说，“我说，巴什卡，关于我的事儿，你可别在院子里乱讲。人家要是问到你，你就该说：是略沙^①舅舅，妈妈的弟弟，从乡下来这里找活儿干的，知道了吗？”

“知道啦。”巴什卡点头说。

巴什卡关于客人的事只知道最主要的一点，他知道，父亲在等一个从赫尔松来的契卡^②人员。其余的事，他就知道了。因此，觉得十分神秘。他所看到在城里走来走去的契卡人员都穿着皮大衣，戴着缀有红五星的皮制帽，他们在夜里捕捉各种反革命匪徒。此外，巴什卡还认为，契卡人员应当是表情严肃、岁数较大的人，而略沙叔叔却完全是个年轻人，看样子，最多也不过二十一、二岁。当他弯下身子在桶里洗完脸，坐下吃巴什卡给他热好的扁豆汤的时候，特别显出他是个年轻人。梳洗以后，略沙叔叔的脸好象舒展开了，黝黑的面孔变得朝气蓬勃，泛着红光。湿头发一绺绺地向上竖着。他狼吞虎咽、兴高采烈地吃着，只有年轻人才是这么吃东西的。

总之，有些奇怪的地方。正是围绕来客的这些神秘气氛，特别吸引了巴什卡。虽说他还很年轻，可是你瞧，父亲为着

① 略沙是阿列克谢的爱称。——译注。

② 契卡是肃清反革命与投机非常委员会的俄语简称。——译注。

他的到来，真是忙得团团转，他脚不出门，叫巴什卡在院里放哨，整整等了他三天。

巴什卡一看到客人，便喜欢上了他。他个子又高，手又大。那结实的大手腕，巴什卡用一只手都围不过来，也许，他就是来对付查查的吧……

略沙一面吃着东西，巴什卡就一五一十地把他家的事儿讲了出来。

来客知道，巴什卡的妈妈是害天花死去的，爸爸在国内战争一开始便上了前线。后来胸部负了伤，运回后方时情况很严重，大伙都认为他活不了。可是，他活过来了，不过因为受伤的关系，身子一直很虚弱……

阿列克谢喝完锅里的最后一口汤，舐舐勺子，然后用一块布把这把自备的勺子包起来，放进衣袋。

“你知道，巴什卡，”他看着铁床说，“现在正好睡上一觉，你觉得怎么样？”

“躺下睡吧，叔叔。”

“爸爸一回来，就叫醒我。”

“好，一定叫醒您。”

阿列克谢脱下牛皮长靴，把包脚布塞到靴筒里，从外衣口袋里取出勃朗宁手枪，放在枕下。他把上衣扔到凳子上，伸直身子躺在被子上面，这铁床对他来说是太短了，一双赤脚只好吊在床外面。

他静静地躺着，微微张开嘴，好似在梦中倾听什么一样。

夜 谈

阿列克谢从床上一跃而起。桌旁坐着西列斯维琴科和一个身材粗壮、头发灰白、身穿呢料水手短外衣的人。百叶窗紧紧关闭，桌上点着一盏煤油灯。

巴什卡站在门旁的阴影里。

“叔叔，这不能怪我，”他很快地说，“我本想叫醒您的，可是他们不让我叫。”

“没关系，”穿水手短外衣的人说，“用不着忙，喏，认识一下吧，我姓伊诺肯契耶夫。”

“我姓米哈列夫，”阿列克谢握了握伸向他的又厚又硬的手，接着在桌旁凳子上坐下。

他们互相对看了一会儿。父亲带着儿子走出门去。伊诺肯契耶夫开始卷烟。他的大脸庞儿在微弱的灯光下变成了古铜色，淡色的浓眉低垂在眼睛上。他沉默了一阵，问道：

“奥洛乌央尼科夫没有让您转交什么东西给我吗？”

“有东西转交给您。”

阿列克谢从裤子的表袋里掏出一张折成四叠的小纸条。

伊诺肯契耶夫仔细地瞧瞧纸条后，把它卷成喇叭形，放在灯上点燃，用它与烟卷接个火，然后把烧着的纸条扔到作烟灰碟用的一片破陶瓷上。

“奥洛乌央尼科夫说过需要你干什么吗？”

“他说过，干侦察工作。”

“是这样……”

纸条烧尽，卷在一起，熄了。伊诺肯契耶夫用手指把烧焦的纸捻成灰，然后弹弹手指，轻轻地、若断若续地、似乎不十分乐意地说起话来：

“事情是这样……在敖德萨情况很不好。你自己也看到了，到处是饥饿、恐慌。”

阿列克谢点点头。

“况且，在莫尔达万卡和彼里塞普形形色色的匪徒多得不得了。除此之外，最糟糕的是阴谋暴乱，我们还没来得及扑灭这一起，又爆发了另一起……一九二〇年，弗兰格尔占领克里米亚时，他的特务组织在这儿活动过。领导特务工作的是马卡列维奇—斯帕沙烈斯基、克拉斯诺夫、西也维奇和沙沃尔斯基，他们全是旧俄军官，犯过一些大案子。一九二〇年，他们被破获时，马卡列维奇—斯帕沙烈斯基被处决，克拉斯诺夫、西也维奇和沙沃尔斯基却溜掉了……”

伊诺肯契耶夫把手伸进外衣里面的口袋，取出一个黑色硬纸信封，他从信封里取出三张照片。“这就是他们。戴夹鼻

眼镜的是克拉斯诺夫，这个留小胡子的是沙沃尔斯基，第三个是西也维奇。相片留给你，你仔细看看。不久前，他们重新潜伏到这里。还在二月间，我们就得到他们潜来的第一手情报。我们开始侦察，弄清楚了，他们的组织很庞大，与国外有联系，根据情报，与白匪中央，可能与彼德留拉参谋部有联系。他们的组织是这样构成的，匪徒五人分为一组，五人小组的组长与本组组员和其它小组取得联系。就这样，由一个个的小环构成一条锁链。比方说，某一个小组被破获了，在中央又重新配置，那么，这锁链并不断绝。很狡猾吧？这样一来……其中一个五人小组里，有个我们的人。他，你要知道，过去是有‘历史问题’的：参加过社会革命党。于是，他们以此为把柄，对他进行要挟：‘要绝对服从命令，’他们说，‘否则，我们就会让苏维埃政权知道你是个什么人。’总之，要的是他们惯用的手腕。你知道是谁拉他入伙的吗？就是这个人！”伊诺肯契耶夫指着相片上那个戴夹鼻眼镜的、胖胖的弗兰格尔军官说，“克拉斯诺夫！这个克拉斯诺夫现在是他们小组的组长，化名米罗诺夫。克拉斯诺夫在哪里，其余两个家伙也可能在哪里。”

“那么，可以把克拉斯诺夫逮起来吧？”

“逮起来？干吗要逮他？不，老弟，这样太便宜他们啦。一个五人小组对我们说来，太少了。我们需要顺着锁链摸到它的尽头，找到它的中心。现在，让这个克拉斯诺夫一米罗诺夫暂时逍遥几天吧……”

伊诺肯契耶夫吸完烟，把烟蒂插在陶瓷片上。

“情况是这样，他们正在等一个从国外来的人。在他越境时，就可把他逮住。现在仔细听着，米哈列夫，从那边来的人，要经过三、四道关卡才可以到达。奥洛乌央尼科夫的计划是这样的：抓住‘来客’，弄清他来的目的和一切接头暗号。如果顺利的话，我们就让你打进他们的组织去。让你代替‘来客’，”他伸直身子，向着阿列克谢端详了好一阵。显然，他很想弄明白，他的这番话，在阿列克谢身上，引起了什么样的反应。“我讲的这些，你觉得怎么样？你能对付过去吗？”

阿列克谢没有立即回答。他瞳孔深处发出了冷冷的黄光。伊诺肯契耶夫瞧着这双眼睛，心中暗想，坐在他面前的虽说是个青年人，也许奥洛乌央尼科夫并没有选错。

“怎么样？”伊诺肯契耶夫催促地说。

阿列克谢慢慢悠悠地说道：“谁知道，需要认真对付就是。”

“非常需要！”伊诺肯契耶夫说，“不过，这里有点微妙之处，干么我们需要其它城市的契卡人员呢？你以为我们人手不够么？够的，已经有人打进他们的组织去了。不过我们并不让你与打进去的人有联系。为什么呢？阿列克谢，我和你直说了吧，似乎已有某个反革命打入契卡里来了。弄清楚打进契卡的是谁，也是你的任务。因此，在敖德萨需要一个无论是自己人或是敌人都不认识的人。”

“明白啦，”阿列克谢取出烟口袋，默默地卷起烟来。

伊诺肯契耶夫定睛注视着他的面孔，想在他脸上找出疑惑或踌躇的表情。可是年轻人的面部毫无变化。伊诺肯契耶

夫凭自己的全部经验，也不能弄明白，阿列克谢此刻脑子里到底在想什么。

“看来是个坚强的小伙子，”伊诺肯契耶夫心中暗自思忖，为防万一起见，说道：

“咱们把话说清楚。你的任务是艰巨的、危险的。如果你还有些疑虑，或是缺乏信心，最好现在就说出来。象现在这样坐着说话的机会，以后未必还有。行动起来，就要干到底。因此我们需要一个决心坚定的人。干工作必须单枪匹马。稍有不慎，就会送命。”

“你说得不错！”阿列克谢说。接着，他又沉思起来，忽然，他嘴唇可笑地叭哒两下。“你大概是在吓唬我吧，伊诺肯契耶夫同志。我这就回家转吗？不，这个任务也不会比其它任务更危险。别另作打算啦。”

“好，既然如此，我们就不另作考虑了，”伊诺肯契耶夫立即表示同意。他越来越喜欢这个小伙子了。“这样的话，我们就该谈正题了……”

他们约好，阿列克谢在工作开始前暂住在西列斯维琴科家里，其他各种补充材料稍后即可得到。西列斯维琴科，这个复员的红军战士是伊诺肯契耶夫的好朋友，他的孩子是个懂事的小家伙，不会在外面乱讲。阿列克谢应当在家里呆着……

他们紧紧地握手告别。伊诺肯契耶夫扣上水手短外衣的扣子，不让人看到穿在里面的军便服。他把有帽檐的海军军官帽向额前拉拉，便迈步走出房门。